

星星的光芒

□夏元祥

她,黝黑的皮肤,黑色的马尾辫一甩一甩的,那双乌黑的大眼睛总是闪烁着星星般光芒。

“你快上来,郝老师来了。”上初一的时候,那年的夏天感觉来得早一些,正在西河水草里捞鱼摸虾的我被母亲拎着耳朵拖到家门口。我光着双脚,满身泥巴,像只霜打的茄子一样耷拉着脑袋。

“过来,让我瞧瞧。”她轻轻地唤我,拉着我的手,帮我穿上鞋,又拿来毛巾擦拭我额头上的泥,“好了,这样才是个帅小伙呀。”我抬起头,这才看清她,四十岁上下的年纪,正用一双会笑的大眼睛盯着我,“我看过你写的作文,大皮头,其实可聪明了。”这句话,简单却充满魔力,仿佛有股无形的力量,让我心中的某个角落悄然绽放,我暗暗发誓,要证明自己,不负老师的期望。要知道,就在她接手这个班之前,我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淘气包,成绩垫底,似乎与“好学生”这三个字格格不入。那时的我,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却又缺乏方向,如同一只迷失在森林中的小鹿,四处乱撞。正是她的出现改变了我。

那以后,我被带回课堂,安静了下来。郝老师的语文课,总是那么生动有趣。她的声音,时而高昂激越,如同山间清泉奔腾而下;时而低沉婉转,如同夜空中最温柔的星光。“每个人都是夜空的星辰,即便是最微弱的那一颗,也会拼尽全力,照亮别人,照亮世界。”她在我们身边缓缓走过,在作文课上朗诵她自己写的诗歌,如春风拂过,似甘泉流淌在我们的心田。

最让人难忘的是一个漆黑的夜晚,晚自习结束后,陪我们一起自习的郝老师在回家路上不慎摔倒,膝盖受伤。“老师有事了,今天上午的语文课大家自习。”班长告诉我们。然而,当上课铃响起时,郝老师准时出现在班级门口,她费劲地走进教室,双手紧紧撑着讲台,豆大的汗珠从她的额头滑落,但她眼神依旧坚定,仿佛在说:“孩子们,我没事,现在上课。”她转过身去,踮起脚尖,工整地在黑板上写下:愚公移山。那一刻,课堂上出奇安静,只听到粉笔摩擦黑板的声音,我们的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动。

那个年代的条件有限,停电是常有的事。每当夜幕降临,教室里便经常陷入一片漆黑,对于家庭条件差、买不起蜡烛的学生来说,这无疑是一道难题。但郝老师总是能想到办法,她自费买来蜡烛,一根根分发给需要的同学,当蜡烛次第点燃,温暖的烛光摇曳着,映红了一张张稚气的面庞,映红了小小的教室。

我们的学校在海边偏僻的农村。当时班里有十多个住校生,冬天上自习特别冷。“肚子饿不饿?走,跟我吃面条去。”下晚自习时,她会突然出现,孩子们像一群小鸟般叽叽喳喳地跟她来到宿舍,她端来煮好的一大锅热腾腾的面条,分给我们这些离家远的孩子一同享用,热气氤氲蒸腾,我仿佛看到妈妈的样子,看到她的眼里满是慈爱的光。那份简单却真挚的关怀,至今仍是我心中最温暖的记忆。

微光成炬,照亮你我。郝老师,就是这样一位平凡而又令人敬佩的教师。她用自己的言行,诠释着责任、爱心和坚持。或许正是在她的影响下,多年以后的我也站在了乡村中学的讲台上,因为我知道,无论走到哪里,总有那么一束光,在默默地照亮着我前行。



高中数学老师

□王文明



记忆力衰退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期而至。这不,出差几周回来再坐到办公桌前,竟忘记了电脑的开机密码,好在“高中老师”提示语的指引,终于让我打开了电脑。46年前,也是这位“高中老师”,曾为我打开高中数学的一扇窗……

1977年中考后,我被一所民办高中就近录取。高一下学期,学校来了一位厉害的数学老师——张昭俊,他中等个头,目光如炬,一条半新绿军裤,一条棕色军腰带束着蓝色的确良短衬衫下摆,干净利落,书生气十足。

不愧是“厉害”的老师,时间不长,张老师就发现了我们上学期数学知识点的欠缺,在按时完成课程教学的同时,努力为我们找差距、补短板,想方设法拓宽题型,扩充题量。他不时找来试卷和复习资料,当找来的课外资料较多,自己上课、批改作业忙不过来时,他有时请人代刻、油印,而付给人家的劳务费由他垫付。因学校经费紧张,他垫出的费用大多也都不了了之。

当时我的语文、数学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,但受物理、化学课程时上时停的影响,学习信心减弱。一天,张老师找到我说:“已经恢复高考了,你应坚定信心好好学习。如果你愿意,以后下午放学后或星期天可以来找我,我给你补课。”就这样,不知多少次放学后,我留在教室,将一阶段积累的难题请老师解疑;又不知多少个周末,我跑到学校,去“吃”老师为我开的“小灶”。

高一下学期的一个周六下午,张老师和我说:“我看好你,不能再耽误了,我已为你办好转学手续,下周一上午去公社学校报到。”听到这个消息,我深感意外,好一会儿,才向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。最后,老师拉着我的手说:“还有一年时间,你要奋起直追,只有坚持,才有回报!”

到公社中学报到时,我按老师的建议改上文科班。而已经逐步打牢的数学功底,很快在一次考试后成为公社两个文科班里的数学“尖子”。但尽管拼命补习史、地,第一次高考的结果还是名落孙山。

几个月后,在学校复习的我,被送到父亲退休的原工作单位成为一名小职工。上班时带在身边的一大包复习资料,帮助我于1986年春,以全省总分第一、数学近满分的优异成绩,被系统内某专业学校录取,毕业后又走上专业发展之路,最终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、基建总工程师和市级专家。而这一切的取得,都得益于当年老师对我的殷殷叮嘱:只有坚持,才有回报!

对于老师的厚爱和教诲,我一直铭记于心。在外求学放假期间,我曾到学校找过老师,他早已调离。后多次联系都未果。直到不久前一个偶然机会,才得知老师的手机号码,我拨通了老师的电话,随后去他家拜访,终于向他敬上了谢师酒。

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。在我的人生中,看到很多这样的老师,他们呕心沥血,桃李天下,燃烧自己的微光,照亮一代代学子前行的道路!

再过一个月,我也将退休,到时会有大把时间,去想去的远方,看看看的风景,读想读的书,见想见的人。而在想见的人中,当然有他——我的高中数学老师。

明灯

□李希锦

在一个静谧的夜晚,柔和的灯光洒在书桌上,我再次翻开了戴老师的诗集《碧水丹心》。那一行行饱含深情的文字,如同一股清泉,流淌在我的心间,让我沉浸在过往的回忆之中。

思绪飘回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那个初秋,微凉的风轻轻拂过,我们十多个怀揣着梦想和憧憬的少男少女,骑着自行车,背着书包、蚊帐和被褥,结伴前往镇上高中报到。就在那一天,我见到了戴老师,他四十岁出头,中等身材,圆脸,身着黑色T恤和鹅黄色的西裤,整洁清爽,戴着一副茶色眼镜,和蔼可亲地招呼着我们。在接下来的高中三年,他不仅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也兼年级段长,更是我们的班主任。戴老师的课堂,是一场知识和艺术的盛宴。他的板书堪称一绝。潇洒飘逸的粉笔字在黑板上跳跃,简练的课文概要如同地图一般,清晰地为我们展示知识的脉络。我们总是在纸上小心翼翼地模仿着戴老师的粉笔字,仿佛那是通往书法殿堂的神秘密码。戴老师对我们的写作要求极为严格,让我们养成记日记、写随笔的习惯。他精心总结的“作文技法18讲”,不仅在我们班讲授,还无私地分享给隔壁班级。还记得那次他布置的作文题“三十年后的我”,那时,青春年少的我们,十七八岁的年纪,满怀对未来的无限遐想。同学们在纸上沙沙作响地畅想描绘三十年后的模样:有的想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,有的渴望成为正义的律师,有的立志做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,还有的梦想成为探索未知的科学家……三十年后的今天,不少同学真的圆了当初的梦想,成为老师、律师和医生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我们班的农家子弟杨同学,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创业,在一次抗洪救灾中,不顾自己工地受淹,指挥项目部百余名员工成功救起两百多名被困群众,其英勇事迹赢得了社会广泛赞誉。戴老师不仅以这样布置作文的方式引导我们心怀梦想,还有意识地培养我们的综合能力。他总会在语文课开始的前几分钟,叫我们轮流上台演讲。最初,站在讲台上,面对台下几十双眼睛的注视,我们这些从农村中考上来的学生,紧张得手心冒汗,双腿“筛糠”,感觉血液都在往头上涌。但开始心里默诵着稿子,到后来能够从容地脱稿演讲两三分钟,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战胜了内心的恐惧,获得了成长。

清华大学流行这样一句话: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。工作、学习都离不开健康的体魄。每天下午两节课后的大课间,戴老师会把我们“轰”到操场上跑十圈。记得戴老师这样说过,“8-1>8”,就是说,每天8个小时学习时间里挤出1个小时用来锻炼身体,虽然只剩下7个小时的学习时间,但这7个小时的学习效率会远大于不锻炼身体、只顾埋头学习8个小时的效率。时至今日,我们还记得老师当年的教导,保持每天1个小时的锻炼。

而那一年的元旦晚会,更是让人难以忘怀。作为老三届毕业的戴老师,即兴声情并茂地唱了京剧选段:“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,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……”悠扬的唱腔,饱含着对我们的殷切期望。是啊,我们班五十多名同学,大多来自普通家庭,深知上了高中,唯有“苦干实干加巧干”,才能不辜负老师和父母的期待。

如今,岁月流转,往事如烟,但戴老师的教诲却如同璀璨的星辰,在我们的人生长河中熠熠生辉。他用自己的智慧和爱心,为我们这些懵懂少年点亮了人生的方向;他用自己的坚守和付出,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情怀。在我心中,戴老师永远是那盏明灯。

教诲如春风,
师恩深似海。
教师节快乐!

0910

